

## 第二十二章 名正言順的夫君

早上，孟竹醒過來的時候，沈令安已經不在床上了。

她坐起來，隔著屏風看到沈令安的身影隱約透過來，他正在桌前處理公務。

聽到她起身的動靜，沈令安轉頭看了過來，「醒了？」

「嗯。」孟竹睡眼矇矓地應了一聲。

沈令安放下手中的筆，繞過屏風走了進去，只見孟竹迷迷糊糊地下了床，伸手拿過一旁的衣裳準備穿上。

可就在這時，她腳下一滑，踉蹌了下。

孟竹的臉色刷地白了，還未尖叫出聲，沈令安已經眼疾手快地將她撈進了懷裡。她殘餘的一點瞌睡蟲頓時被嚇跑了，驚魂未定，一時呆住。

「妳平日裡也這般大意？」沈令安的腦子裡不由想起之前在善州客棧時，她也這般摔過一次，蹙眉問道。

孟竹沒說話，顯然還心有餘悸。

「站著別動。」沈令安說了聲，取過她的衣裳為她穿上，動作已比昨晚熟練許多。孟竹老實站著，任他穿好衣裳，然後叫明俏準備洗漱的熱水和早飯。

待孟竹用完早飯，明俏走了進來，在她耳邊說：「小姐，那個王捕快來了，說是有事找妳。」

「王捕快？」孟竹一愣，不明白王捕快找她會有什麼事，但他畢竟幫過她，因此她道：「請他進來。」她說著站了起來，走到院子裡。

沈令安在原處坐著，神色不明。

王捕快很快便被明俏帶進院子裡，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院子裡的孟竹，今日的她沒有易容，那張嬌美絕倫的臉就這麼呈現在他面前，令他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
昨晚秦公子被抬回秦府後，沒過多久就斷了氣，整個衙門的人都如履薄冰，生怕悲痛欲絕的秦知府會把氣撒到他們身上，不過奇怪的是，秦知府竟一點動靜都沒有，好似就這般認了命。

王捕快自然也好奇那貴人的來歷，竟敢將秦公子活生生打死，但他卻更擔心孟竹，因此雖然心中顧忌貴人的權勢，還是忍不住想來確認她是否安好。

「王捕快，不知你找我有何事？」孟竹見王捕快看著她發愣，忍不住先開口問道。

王捕快回過神來，臉色微微一紅，連忙道：「薛小姐，在下是想來告訴妳一聲，前些日子假冒妳表哥的那人，昨日被人疏通關係放了出去，我擔心他會再來找妳麻煩，故特來通知妳一聲，薛小姐接下來務必要小心此人。」

孟竹的臉色微微一變，鄭有才竟這麼快就從牢裡出來了？

王捕快看到孟竹的神色，小心問道：「薛小姐，妳還好嗎？」

其實王捕快很想問孟竹和那貴人是什麼關係，但這話畢竟太過冒昧，只能婉轉地問一聲。

不過孟竹顯然理解成了他是在問鄭有才的事，當下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我沒事，有勞王捕快告知。」

王捕快還想再說些什麼，突然看到孟竹的房間裡走出一人，那人錦衣玉帶，面如

冠玉，一身氣度令人心折，幾乎在他一出門的時候，王捕快就感受到了一種壓迫人的強烈氣場。

他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捕快，但也見過不少大官，因此很快就明白那絕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貴人，那必然是在官場上久居高位的人。

「夫人，發生了何事？」沈令安走到孟竹身邊，右手攬上她的腰，側頭問道。莫說是王捕快，連孟竹都被他這一聲「夫人」驚了驚，她側頭看他，見他清冷的眉眼竟似覆了層暖意，一時微愣。

王捕快聽到沈令安喚孟竹「夫人」，又見兩人姿態親暱，心中五味雜陳，說不嫉妒是假的，但他不得不承認，只有那樣的男子才配得上姿色無雙的孟竹。

王捕快壓下心中的情緒，拱手重複道：「前些日子有一賊子冒充是薛小姐的表哥，上門騷擾，在下將那賊子送進了牢房，奈何他昨日被人疏通關係放了出來，在下擔心薛小姐出事，故上門提醒一二。」

沈令安知道孟竹隱瞞了真實姓名與身分，他不動聲色地瞥了王捕快一眼，心中嗤笑一聲，上門提醒固然是真，但更重要的，是想上門看人吧？

那點小心思，他一眼便能看出來。

王捕快沒想到面前的男子只簡單地瞥了他一眼，他的後背便不受控制地冒出冷汗，正想要拱手告辭，就聽到那人道——

「有勞了。」

聲音淡淡的，壓迫感卻一如既往，王捕快忍住抹汗的衝動，忙不迭地告辭離開。直到此刻，王捕快才後知後覺地想起，秦公子被打死是因為他打了薛小姐的主意，若是被那個人知道自己竟曾想娶薛小姐為妻……

光是想想，王捕快都覺得雙腿開始發抖，心中不由萬分慶幸自己未對孟竹多做糾纏。

「這個王捕快對妳有意。」王捕快離開後，沈令安低頭看著孟竹，淡淡地陳述了一個事實。

孟竹一時無語，對沈令安毒辣的眼力甘拜下風。

「他說的那個表哥，可是江州鄭家那位？」

孟竹頗為驚訝，抬頭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沈令安沒有回答她，他眯了眯眼，一想到當初便是這個人給孟竹下了藥，想將她送給李勤，眸中便浮現一抹殺意。

「沈相。」見沈令安不答，剛剛面上的暖意也消散殆盡，孟竹不安地喚了一聲。沈令安回過神，將一身殺意收斂得乾乾淨淨，他撫了撫她的秀髮，道：「不用怕，他敢上門，本相便叫他有去無回。」

孟竹心頭一驚，不自覺地拉住沈令安的衣袖，道：「不要殺他。」見沈令安不說話，她繼續道：「他雖然害過我，但罪不至死，他若是再上門，你懲治一番便可，不要取他的命。」

「妳還是太心軟。」良久，沈令安歎了口氣。

孟竹搖了搖頭，「我只是不想造殺孽。」說著，她摸了摸隆起的腹部，眼神越發

溫柔，「我不造殺孽，便是為他積福。」

沈令安一怔，他扯了扯唇，真是個傻子，他手上人命無數，哪裡還差這麼一條？但既然她願意這麼想，那便隨她去好了。

沈令安擁住她，輕歎一聲道：「那便依妳。」

「多謝沈相。」孟竹的心裡微微鬆了口氣，軟聲道。

「以後莫要再喚沈相。」沈令安低頭看著她，緩緩說道。

孟竹一愣，那喚什麼？

似是看出了她的疑問，沈令安湊近她耳邊道：「喚夫君。」

孟竹驀地抬頭，有些不敢相信地看著他，臉色微微發白。

無媒無聘，卻要她這般稱呼他，這於她而言無疑是一種羞辱。

「十三日前，皇上下了一道賜婚聖旨。」沈令安看著孟竹，緩緩道：「薛將軍義女孟竹品貌出眾、溫良敦厚，與當朝丞相沈令安堪稱天造地設，特將孟竹許配給沈令安為妻，擇吉日完婚。」

沈令安複述的聖旨內容雖然明顯簡化過，但仍是教孟竹震驚地瞪大了眼。

「怎、怎麼可能？」孟竹的聲音都顫抖了。

小皇帝怎麼可能突然下這麼一道賜婚聖旨？

突然，她想到什麼，不敢相信地問道：「你……怎會同意？」

沈令安的婚姻大事，沒有他自己的首肯，小皇帝斷然不會出手干涉。

「三日前，沈令安鋪就十里紅妝，風光迎娶孟竹進門。」沈令安看著她，沒有回答她的話，而是繼續說道。

孟竹震驚地無以復加，雙唇微微發顫，似是無法相信。

「如今全京城都知道妳是本相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讓妳喚一聲『夫君』，可算過分？」

沈令安的手指輕撫上孟竹粉嫩的唇瓣，聲音低低的，竟似有些無奈。

「怎、怎麼會？」孟竹驚愕半晌，才結結巴巴地問道。

「妳如今已有近五個月的身孕，再不成婚，他日生產，教旁人如何看妳？」沈令安回道。

那日離京之時他已作了安排，給皇上的信裡也寫明了一切，皇上向來喜愛孟竹，又知他要迎娶她，想來很樂意配合他們。

孟竹的心中似有什麼東西在翻騰，她從未想過沈令安會娶她為妻，甚至考慮到了她的名聲，提前辦了一場掩人耳目的婚禮。

她垂了垂眼，目光落到自己隆起的腹部上，心想，她可真是托了這個孩子的福。事到如今，她已經不會再去糾結他娶她的原因，他既願意娶，她嫁便是，能做他名正言順的妻子，於她的孩子來說，總歸是一件好事。

沈令安一直盯著孟竹的臉，她的表情並沒有他想像中的喜悅，反而有一種隨遇而安的淡然，這令他心裡有些不舒服。

孟竹並沒有察覺，她後退一步，離開沈令安的懷抱，道：「我看沈相還有許多公務要處理，你去忙吧，我也要做衣裳了。」說著，她喚了一聲，「明俏，將剩下的布料給我拿出來。」

明俏應了聲「是」，很快就進房將布料和針線拿了出來。

孟竹坐到平日常坐的椅子上，開始認真地裁剪布料。

沈令安看了她一會兒，眼神微暗，但他終究沒有再說什麼，自顧自回了房間。

這麼多天的公務早已堆積如山，沈令安本該趕快處理，但他卻發現自己莫名地有些煩躁，竟什麼都不想做。

他按捺了一會兒，終是沒有忍住，起身走到門口，看向孟竹。

此時她正專心致志地做著手中的小衣裳，粉嫩的臉蛋散發著溫柔的光，看起來溫婉恬靜，與在他面前的模樣是不同的。

沈令安因這個發現，心中的煩躁更甚幾分。

他眯了眯眼，抬腳大步走了出去，指了指孟竹身旁的明俏，「妳退下。」

明俏雖然被沈令安的氣場逼得後退了一步，但沒有立刻就走，而是看向孟竹，見孟竹點頭後，才有些不安地走了出去。

沈缺和其他護衛都不在宅子裡，現在明俏一走，宅子裡便只剩孟竹和沈令安兩人。

孟竹有些不安地抬頭看向沈令安，不知道他想做什麼，卻見他突然俯身，將她攔腰抱起。

孟竹嚇了一跳，立時放掉手中的針線，轉而環住沈令安的脖子，驚問：「你想做什麼？」

沈令安沒回答她，在孟竹原先坐的椅子上坐下，臉上表情淡淡的，冷聲道：「喚夫君。」

孟竹坐在沈令安的腿上，本就如坐針氈，一聽他這話，整個人都不好了，偏偏他的神色嚴肅得很，彷彿她不喚出這一聲，下一刻他就會治她的罪。

孟竹咬了咬唇，表情有些不情願，雖然在世人的眼中他們已經成親了，但她畢竟沒有親身經歷過那場婚禮，總覺得自己並未與他成親，那樣親密的稱呼，她怎麼也喚不出口。

「妳這次出逃，為妳出謀劃策的人不少吧？」沈令安見狀冷笑一聲，「妳大可不開口，本相回去便治他們的罪。」

「……夫君。」孟竹立刻投降了，乖乖地喚了一聲。

沈令安挑了挑唇，果然還是威脅比較管用。

不過，他顯然低估了孟竹對自己的影響力。

她的聲音本就嬌軟媚人，此刻帶了絲不甘和委屈，更是嬌到了骨子裡。

所以聽到她的聲音後，沈令安的眼神慢慢變了，透露出絲絲灼熱，似一張網將孟竹鎖在其中。

孟竹察覺到了身下的異樣，臉突然燙了起來，眼神左躲右閃，絲毫不敢看他。

「再喚一聲。」沈令安的唇貼上孟竹的耳畔，低聲道。

孟竹的身子微微一顫，只覺得身子似要灼燒起來，她咬了咬唇，再次低低地喚了一聲，「夫君。」

沈令安驀地吻上了她的唇，並不算溫柔的吻，卻恰到好處地激烈。

孟竹被吻得喘不過氣來，面色潮紅，雙眼漾起了水光，她的雙手抓住沈令安的衣

服，腦子一時變得有些迷糊。

沈令安突地站起身，抱著孟竹朝房間裡走去，待孟竹被他小心地放到床榻上，她才倏然驚醒，忙道：「不，不行……」頓了頓，她紅著臉繼續道：「我有孕在身，不能行房。」

其實醫書裡有說，女子懷孕三個月後，只要小心些，是可以行房的，但孟竹料定沈令安不知道，便想了這個藉口。

沈令安果然信了她的話，只是臉色著實有些差，畢竟箭在弦上卻不能發的感受實在是有些，不，是非常不好。

就在孟竹以為自己「逃過一劫」的時候，沈令安的神色又深了些，他俯身附到孟竹耳邊輕輕地說了一句話，孟竹的臉刷地紅了個徹底。

半個時辰後，房間裡旖旎的氣味久久不散，饜足的沈令安為孟竹繫好衣帶，然後慢條斯理地穿好自己的衣裳，而雙手發酸的孟竹羞得將臉埋進被子裡，半點也不敢露出來。

沈令安見到孟竹這般模樣，唇角忍不住浮起笑意，他再度俯身，在孟竹耳邊道：「辛苦夫人了。」

孟竹微微一顫，連腳趾頭都紅了。

沈令安低低一笑，「剛剛夫人喚的那幾聲，為夫很是喜歡。」

「你別說了……」孟竹嬌媚的嗓音從被窩裡悶悶地傳了出來，恨不得捂住沈令安的嘴。

她以為搬出有孕的藉口就能阻止兩人親暱，哪裡知道男女間竟還有這些花樣？她連回想都不敢。

沈令安輕笑一聲，到底沒有再調侃她，而是神清氣爽地坐到了桌前，開始處理那些積壓的公務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孟竹才小心翼翼地從被窩裡露出一雙眼睛，但很快她又鑽了回去。直到明俏準備好了中飯，孟竹才克制住自己的尷尬之情，假裝什麼也沒發生的起床。

「明日我們啟程回京。」吃完飯後，沈令安對孟竹說道。

孟竹一愣，她環顧了下四周，這個小宅子幾乎是她和明俏一起佈置起來的，當時她以為能在這裡待很久，不說一輩子，至少也能待個三年五載，所以從她進入這裡開始，心裡已經把它當成了一個家，屬於她自己的一個小家。

可她終究還是天真了，鄭有才、秦公子、沈令安……每一個人的出現都在告訴她，她沒辦法在這裡久留。

見孟竹情緒有些許低落，沈令安沉吟片刻，道：「後日吧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們後日啟程，明日是元宵，陵州的熱鬧應當不輸京城，我陪妳在這裡過完元宵。」沈令安道。

孟竹的心微微一動，目光落到沈令安的臉上，見他眉宇間蘊含著一絲溫柔，心裡似有微風拂過，她忙收回目光，點了點頭。

過完元宵回目光，這個年也算圓滿了。

午後，孟竹在房間裡午憩，沈令安坐在院子裡的躺椅上，臉色晦暗不明，手中摩挲著一疊畫紙，上面畫的都是同一個人——孟竹。

過了會兒，沈缺推門進來，壓低聲音道：「主子，畫畫的人找到了。」

「便是這個人半夜闖進了這裡，還招來了鄭有才和秦岩之子？」沈令安漫不經心地問道。

「是。」

「處理了。」沈令安淡淡道，從一旁拿過火摺子，慢條斯理地點燃那一疊畫紙，直到那疊紙都化成了灰，眼中的晦暗才散了些。

第二天傍晚，孟竹和沈令安早早地用過晚膳便出了門。

這是沈令安來到陵州後兩人第一次出門，他們一出門就引起了街坊鄰居的圍觀，只見男的風姿無雙、女的千嬌百媚，兩人都身著錦繡華服，光是看著便貴不可擋。當然，他們都是被偷瞄，倒沒人敢真湊到兩人面前，畢竟秦公子被一百大板活生生打死的傳聞早就一傳十、十傳百了，也就孟竹不知道罷了，他們有所忌憚也是正常的。

不過即便如此，大夥兒還是對沈令安和孟竹保持了高度的好奇心，一則是因為孟竹那反差巨大的相貌，二則是因為沈令安神祕的來歷。

孟竹第一次遭到這麼多人圍觀，有那麼一瞬想掉頭回家，但既然出來了，也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。

「冷嗎？」沈令安攬著孟竹的腰，走了幾步後，側頭問道。

孟竹搖了搖頭。

沈令安牽過孟竹的手，感覺到她掌心的溫熱，這才放了心。

路過李嬸家門口的時候，裡面跑出一個小胖墩，是三四歲的男童，那是李嬸的孫子，經常跑到孟竹的院子裡來玩，一口一個「小孟姊姊」，叫得很是親熱，她一直很喜歡。

男童跑到孟竹面前，抬頭盯著瞧了瞧，奶聲奶氣地問道：「妳是天上來的仙女姊姊嗎？」

孟竹停下腳步，忍不住莞爾，彎下腰摸了摸他的頭，柔聲道：「我是小孟姊姊。」男童的眼睛頓時瞪大，似乎遇到了什麼無法理解的事，朝門內喊了一聲，「奶奶，小孟姊姊怎麼變成仙女了？」

李嬸本就在門內偷瞧孟竹和沈令安，一個不防讓孫子跑了出去，這會兒聽到他的聲音，硬著頭皮走出去，連聲道：「小孟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妳可千萬別放在心上。」語氣有些小心翼翼，似乎是擔心得罪她。

孟竹臉上的笑意微微一頓。

就在這時，沈令安突然拿出一錠金元寶，放到了男童手裡，唇角浮起一抹笑，「你

說得很好，這是賞你的。」

李孀的眼睛都直了，陵州雖繁華，但他們都是底層的小老百姓，平日裡連銀子都很少看到，更何況是這麼一錠金元寶。

「小孟姊姊是你的外室嗎？」男童眨巴著眼睛瞅著沈令安，天真無邪地問道。此話一出，李孀的臉色刷地變白了，那是這幾日她和街坊鄰居討論時說的話。自從小孟露出真容，而京城的貴人又留宿在她家之後，她們便猜到小孟之前說的夫君意外身亡一事定是假的，只是以她的姿容，懷孕了卻獨自一人在外，要麼是見不得光的外室，要麼便是不被正房所喜的小妾，沒想到這話被記憶力極好的孫子聽去了，竟傻乎乎地當著人家的面問了出來。

孟竹的臉色微白，連手心都開始發涼。

沈令安溫和含笑模樣倏然變調，他盯著男童，一身冷意讓一旁的李孀嚇得雙腿發抖，他慢慢問道：「誰說的？」

狀似漫不經心，實則充滿殺機。

李孀撲通一聲跪了下來，「大人饒命，小孩子童言無忌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我們一般見識。」

「誰給你們的膽子，敢這般嚼舌根？」沈令安冷笑一聲。

沈缺已經帶著護衛上前，隨時準備為主子效力。

孟竹見狀連忙拉住沈令安的手，搖頭道：「夫君，是我讓他們誤會了，不怪他們。」市井小民慣愛嚼舌根，但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惡意，而且若不是沈令安提前在京城辦了婚禮，她其實連外室都算不上。

更何況她住這裡的時候，李孀對她多有照拂，她不願李孀出事。

孟竹上前將李孀扶起來，緩聲道：「李孀莫怕，是我隱瞞了些事，才教你們誤會了。容我介紹一下，這位是我夫君，他姓沈，前些日子我與他鬧脾氣，瞞著他離家出走，因為不想這麼快被他找到，才對你們說了謊。」

沈令安先是聽到孟竹主動喚了他一聲「夫君」，這會兒又聽她跟人介紹自己是她的夫君，一時心情大好，一身冷意收了起來，轉眼又變成了溫潤如玉的佳公子。

「她是沈某明媒正娶的夫人。」沈令安走到孟竹身邊，伸手握住她的手，補充了一句。

李孀原先被沈令安嚇出了一身冷汗，經孟竹安撫之後好了些，此刻見沈令安恢復溫和，一顆心才算真正放了下來，忙道：「沈大人和沈夫人一看便是天造地設的一對。」

孟竹莞爾，她看向沈令安，道：「夫君，街上的燈已經亮了，我們走吧。」說完便拉著沈令安往前走，她是真的很怕沈令安一個不爽就大開殺戒。

沈令安看了眼兩人的手，唇角微微翹了翹。

其實孟竹的擔心實在是多餘，此刻的沈令安別說大開殺戒了，連半分殺意都沒有。街上熱鬧非凡，四處都掛起了五顏六色、形狀各異的花燈，看得孟竹眼花繚亂，整顆心都被吸引了。

沈令安護著孟竹走到一個賣花燈的小攤子前，看了一圈後，發現並沒有自己想要

的，他掏出一錠金子放在那老闆面前，問道：「你這兒可有未上色的花燈？」那老闆見到沈令安出手如此闊綽，連忙從身後拿出好幾個未上色的花燈，形狀各式各樣，順便還將顏料和畫筆都拿了出來。

沈令安看了孟竹一眼，挑唇道：「夫人等我片刻。」說著，拿起畫筆在那燈上畫了起來。

沈令安低頭作畫的模樣實在是好看，燈影幢幢中，但見他鼻梁高挺，眉目如畫，光是一個側臉便可以輕易奪取女兒家的芳心。

不知不覺，小攤子周圍已經圍了一群人，有男有女，大部分都是年輕女子，一個個目光閃閃地盯著沈令安看，有幾個的眼神頗為直白，就差沒直接上前搭訕沈令安了。

沈令安拿的是一個極普通的圓燈籠，可等他畫完之後，卻驚豔了全場。

只見燈籠的一面畫了一對男女，女的走在前面，牽著男子的手，正回頭看向男子，之所以驚豔，是因為這一男一女畫得極為傳神，兩人都姿容無雙，眉眼間的情愫似乎可以從這燈上傳出來。

而另一面則畫了幾簇翠竹，維妙維肖，清雅無雙。

「夫人，可還喜歡？」沈令安將燈籠遞給孟竹，唇角含著溫柔的笑意。

孟竹好不容易平靜下來的心湖似被投入了一顆石子，蕩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漣漪。她怔怔地看著他，不敢相信這是沈令安會做的事，在她的印象中，他從來都是高高在上、霸道強勢的人，偶爾的溫柔也是曇花一現，想到他便會想到波譎雲詭的朝堂，似乎只有那些爭權奪勢、明爭暗鬥的政事才會跟他扯上關係，而這等溫柔小意的兒女情事，是萬不會發生在他身上的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孟竹才低低道：「喜歡。」聲音輕而柔軟。

是真的喜歡，明知不能再為他動心，但仍忍不住喜歡這樣溫柔小意的他，就像她曾幻想過的他。

圍觀的人這才發現那燈上的男女就是面前這一對璧人，果真是男俊女俏、賞心悅目，可惜了一眾懷春的少年少女，一個個都沒了機會。

孟竹提著那盞花燈回去後，整個人都有些暈乎乎的，似乎身旁的沈令安都沒有那盞花燈吸引人。

沈令安沐浴回房後，看到孟竹坐在桌旁，目光還直直地看著那盞花燈，不由失笑，「這麼喜歡？」

孟竹沉默了片刻，指著花燈上畫著翠竹的那一面，面色有些糾結，「這個圖案……有些眼熟，很像……」

孟竹欲言又止，她實在不想說那些翠竹很像她繡在某一樣東西上的圖案。

沈令安俯身湊近她耳邊，略帶揶揄地問道：「妳的褻衣嗎？」

轟的一下，孟竹半張臉都酥麻了，她面色通紅地看向沈令安，見他漆黑的瞳孔中藏著笑。

「當日妳留下的褻衣，為夫一直妥善保管。」

「……」孟竹羞窘地想要找個地洞鑽進去。



沈令安卻趁勢含住她的唇，輕輕地舔了舔。

孟竹整個人如遭電擊，一下便酥軟在他的懷裡。

「該歇息了。」沈令安輕聲說道，將孟竹抱上床，不過許是因為明日要回京，倒沒有再鬧她，而是擁著她入睡。

### 第二十三章 歸途遇暗算

隔日一早，一輛寬敞豪華的馬車已經停在了門口，要帶回京城的東西並不多，不過是一些衣服和幾本醫書，還有一點常備的藥。

孟竹本身便有過目不忘的本事，又來來回回看了那些醫書好多遍，內容早就銘記於心，能夠倒背如流，只不過醫書珍貴，她自然要帶回去還給林青壑。

孟竹出門的時候，意外地發現昔日照拂過她的街坊鄰居都等在外面。

李嬸率先捧著一籃蔬果走上前來，有些討好地笑道：「小孟，這是李嬸自己種的，就當給妳餞行了，還望妳莫要嫌棄。」

「沈夫人，我沒什麼別的能送妳，這是我自己釀的酒，祝妳和沈大人百年好合……」第二個走上來的是王捕快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對著孟竹笑笑，眼中曾經的愛慕已經被妥帖地收了起來，這一句祝福倒是情真意切的。

「小孟，這是我家母雞生的蛋……」

「小孟，……」

其他人紛紛走上前來，將手裡的東西遞給孟竹。

孟竹受寵若驚，連忙讓明俏一一接過，柔聲道：「多謝各位這段時日對我的照拂，小女子感激不盡。」

「小孟妳說哪裡的話，我們也沒怎麼照拂妳，倒是你們夫婦倆實在客氣，竟還送了這麼貴重的禮品過來，實在折煞我們了。」其中一人道。

孟竹一愣，不由看向跟著她走出來的沈令安。

他彎了彎唇，替她答道：「應該的。」

孟竹這才明白他們為什麼都要送她東西，原來是沈令安先行給他們送了禮。

她一時有些怔忡，沈令安是何許人也，何時需要給這些普通百姓送禮？唯一的原因大概便是因為她，知曉她對這些人心懷感激，不想被他們害怕疏遠，他才會做這件事。

「爹，娘，你們看，她就在這裡！」突然，孟竹聽到一道熟悉的嗓音響起，她的臉色一變，一抬頭就看到鄭有才帶著父母撥開人群走了進來。

「沈缺。」沈令安喚了一聲，沈缺便攔在了三人面前。

「阿竹，姨母可算找到妳了。」鄭夫人看到孟竹，用手帕遮著眼睛，嗚嗚地哭了起來。

「阿竹，妳知不知道妳失蹤的這些日子，妳姨母都快急壞了，現在找到妳就好，跟姨父姨母回家吧。」鄭元咳了一聲，開口道。

「表妹，你看我爹娘絲毫不在意妳懷了野男人的孩子，妳還讓這些人攔著我們做什麼？還不快跟我們回去。」鄭有才瞪了孟竹一眼，不悅道。

「你這賊子，還想進牢裡待著是不是？還敢來冒充小孟的表哥，看我怎麼收拾

你！」不等沈令安的人動手，王捕快就從人群中走了出來，狠狠瞪著鄭有才。鄭有才自從在牢裡待了兩回之後，就對捕快有了心理陰影，此刻一見王捕快，連忙往後退了一步。

「你們這些人我見多了，合夥騙人是吧？還敢汗巖小孟的名聲，什麼野男人不野男人，沈大人乃是人中之龍，更是小孟名正言順的夫君。」李嬸叔著腰罵道。

「就是，沈大人和小孟不知道多恩愛，你們就是仗著小孟一個人住，才敢來找小孟麻煩，現在可不一樣了，沈大人來了，小孟不怕你們了！」又一人走了出來，為孟竹說話。

很快，其他人也加入了對付鄭元一家的隊伍，直把三人罵得狗血淋頭。

孟竹眼眶微熱，心中有暖意流過。

鄭夫人這回真被嚇哭了，目光倉惶地落到孟竹身上，道：「阿竹，妳倒是為姨母說句話啊！」

孟竹撇開頭沒說話，自從靜法寺那夜之後，她對鄭元一家已經徹底失望，最讓她難過的是鄭夫人，她曾把鄭夫人當成唯一的親人，但鄭夫人卻成為鄭元的幫兇，明知前方有火坑，還將她推下去。

這一生，她再也不想跟這家人扯上關係。

「阿竹！姨父姨母辛辛苦苦撫養妳六年，妳便是這般對我們的？」鄭元被這些街坊逼得變了臉色，大聲道。

孟竹聽了，唇角難得浮起一抹冷笑，不過六年而已，就能得到當年孟家幾乎全部的家產，還想拿她謀取更多的利益，這筆買賣他們只賺不虧。

「沈缺，將他們扔出去，有多遠扔多遠。」沈令安喪失耐心，扔了句話，扶著孟竹上了馬車。

沈缺得令，朝護衛揮了揮手，三人便被護衛拎小雞似的拎了出去。

馬車慢慢行駛，沈令安將孟竹擁在懷裡，見她神色有些萎靡，安撫道：「不過是閒雜人等，不必放在心上。」

孟竹點了點頭，側過身掀開車簾往外看出去，人來人往的陵州街道還掛著昨晚見過的燈籠，她的眼中浮現一絲暖意。

她回頭看向掛在馬車一角的圓燈籠，燈壁上的男女是昨夜走在巷口的他們，此刻燈籠隨著馬車微微搖晃，孟竹竟恍惚地覺得，那上面的人是彼此相愛的。

一定是錯覺吧，她想。

馬車駛離城門許久之後，護衛才跟上來，說是將鄭元一家扔到了城外的亂葬崗上。孟竹聽了不由呆了呆，這些護衛可真知道怎麼找地方，還好現在是白天，若是晚上，那三個人還不得嚇死？

回京的這一路比來時舒服太多，沈令安安排得極為周到，每一處落腳的地方都乾淨舒適，而且孟竹已經不再孕吐，除了路途有些許顛簸之外，其他並無任何不適。不過舒適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太久，大約行了十來日之後，一場暴雨阻止了一行人

的腳步。

彼時他們正行到一處山谷，馬車陷在泥地裡無法動彈，外面是狂風暴雨，光是聽聲音孟竹便覺得心慌。

「主子，這場雨一時半會停不下來，屬下看河床的水位已經上漲了，我們得去高處才行。」沈缺的聲音從馬車外傳了進來。

「水位上漲得可快？」沈令安沉吟片刻，問道。

「快，需騎馬才行。」沈缺立刻領會主子的意思。

孟小姐，啊不，是夫人如今有孕在身，最好是乘坐馬車，但水位上漲太快，要儘快前往高地才行。

「備蓑衣。」

沈缺忙將兩件蓑衣和斗笠遞進來。

沈令安為孟竹穿好蓑衣、戴上斗笠，看著她不安的小臉，道：「莫怕。」

孟竹點點頭，跟著沈令安出了馬車，上了一匹高頭大馬。

一行人調轉方向，往山谷外的一處高地行去。

沈缺將護衛分成了幾批，一批已經去高地先行安排可避雨的合適地點，一批在前方領路，另一批跟在沈令安身後。

雨勢極大，這是孟竹印象中最大的一場雨，風聲在耳邊呼啦啦地響，黃豆般的雨點更是源源不絕地朝頭上和身上砸下來。

儘管她戴了斗笠，仍有點點雨絲吹到臉上，帶著刺骨的寒意。

傾盆大雨落下，孟竹只覺得眼前灰茫茫一片，視線模糊得幾乎要看不清前方的路，只看到幾個護衛騎馬領在前頭。

突然，孟竹的瞳孔猛地一縮，只見遠方幾點黑點以極快的速度破空而來，待看出是箭矢時，前方有幾個護衛已經中箭倒了下去。

一支箭矢朝孟竹直飛而來，她還未來得及尖叫，沈令安已經揮劍將它打了下去。

身下的馬停了下來，孟竹看到前方出現一群騎著馬的黑衣人，那些黑衣人在前方停下，往旁邊讓開，然後便見八個黑衣人抬著一頂大轎走上前來。

轎簾被掀開，孟竹透過密密的雨絲，看到裡面坐著一個瘦骨嶙峋的男子，病殃殃的模樣，但仍難掩清俊之色。

那人抬了抬眼，看向沈令安，笑道：「沈相，多年不見，別來無恙？」聲音嘶啞得厲害。

孟竹微微睜大眼，不必思考，她便猜出了眼前這個人的身分——裕王。

不是說他啞了說不出話嗎？

沈令安眯了眯眼，良久一笑，「想來裕王的啞症已好，可喜可賀。」

裕王的臉色倏地一變，唇角露出一個陰森森的笑容，「托沈相宏福。」說著，他的目光落到孟竹身上，從她的臉滑到她隆起的腹部。

孟竹只覺得身上一寸寸發涼，像是被毒蛇注視著。

「不知沈夫人這胎是男是女？」裕王慢慢開口，嘶啞的嗓音像是催命的符咒，「可惜你們要到地下才知道了。」

他說著，揮了揮手，那一群黑衣人就持刀衝了上來。

沈缺正欲讓沈令安往回走，卻見身後竟也衝出一群黑衣人。

那是裕王手中的最後一批死士，本來沈令安是有機會將他們連根拔起並剷除的，但聽到孟竹懷孕後，他便立刻去了陵州，把此事擱置了，倒是沒想到裕王會被逼到狗急跳牆，帶著這批死士在這裡截他，儼然一副要與他同歸於盡的架勢。

「保護主子！」沈缺一邊吼，一邊和幾個護衛一起將沈令安圍在中間。

這次沈令安出來匆忙，帶的護衛並不多，此刻人數上已經落了下風。

這樣敵眾我寡的形勢，沈令安其實遇到過好多次，即便不能反敗為勝，他也總能死裡逃生，最慘的不過是那次他身受重傷、中毒眼盲。

但這次不一樣，這一次他帶著懷孕的孟竹。

沈令安的眸光沉了沉，臉色是前所未有的凝重。

孟竹的眼前突然多了一隻手，擋住了她的視線，然後她便聽到沈令安低沉的嗓音在耳邊響起——

「從現在開始，閉上眼睛，不要看。」

孟竹點了點頭，聽話地閉上了眼睛，如此一來，聽力反倒更敏銳了，風聲、雨聲、廝殺聲、刀劍碰撞聲，還有利刃刺入肉體的聲音……一聲聲闖入她的耳朵裡。

孟竹的一顆心提了起來。

「主子，小心！」

突然間，孟竹聽到沈缺大吼一聲，然後就感覺到身後的人悶哼了一聲。

孟竹睜開眼，正想轉頭看他，沈令安已開口道——

「我沒事，不必擔心。」

聲音似乎並無異常，但孟竹提起來的心卻未能放下。

暴雨仍未停歇，眼前已是一片狼藉，地上的屍體橫七豎八，鮮血順著雨水四處橫流，地上鮮紅一片。

孟竹不適地再度閉上了眼。

過了會兒，沈缺又叫了一聲：「主子！走！」

身下的馬匹頓時撒足狂奔起來，寒風迎面而來，冷得徹骨。

孟竹覺得背後一重，沈令安大部分的重量都壓在了她的身上，她心中一慌，驚呼了一聲，「沈相！」

「聽說妳學會騎馬了？」沈令安的聲音在耳邊低低地響起，比剛才虛弱了許多。

「嗯，雨凝教我的。」孟竹不知他是何意，但還是點頭道。

「很好。」沈令安輕輕地說了一聲，將手中的韁繩和馬鞭遞到孟竹的手中，「朝前走，不要怕，會有人來接應我們。」

他的聲音漸漸消失在雨聲中，孟竹只覺得他的頭靠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氣息微弱。

「沈相，你怎麼了？」孟竹的聲音裡帶了絲哭腔。

可惜沒有人回應。

孟竹的心沉了下去，她咬了咬牙，策馬朝前衝去。

她不知道自己騎了多久，也不知道自己去的是哪個方向，只覺得自己像一隻無頭

蒼蠅，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，那就是往前騎，不要停。

身後忽然一輕，只聽砰的一聲，沈令安從馬上摔落，沿著路旁的小山坡一路滾了下去。

孟竹大駭，連忙拉住韁繩，小心地下了馬，縱使心急如焚，她也不敢跑得太快，只慢慢地朝山坡下滑下去。

「沈相，你怎麼樣？」孟竹終於走到沈令安身邊，這才發現他背上被砍了一刀，傷口猙獰可怖，已然變黑，一看便是中了毒的跡象。

此時此刻，他的臉色蒼白，眼睛緊閉，一動不動，像是沒了聲息。

孟竹第一次看到這樣虛弱的他，眼中的淚水怎麼也止不住，哭著道：「沈相，你不要嚇我……」

她知道身後還有追兵，只哭了一聲便不敢再哭了，正想將沈令安扶起來回到馬上，卻見另一邊的山上滾下一塊落石，那馬兒受了驚，竟拔足奔走了。

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孟竹算是徹底領會了這個道理，無奈之下，她只能拚了命將沈令安扶起來。

孟竹這輩子沒拿過什麼重物，身子一向嬌弱，但此刻卻彷彿有了無窮的力量，竟硬是咬著牙半背著沈令安往前走。

山坡上的道路早已看不見了，孟竹發覺自己似乎走進了一座深山老林，頭頂是高大的樹木，茂密的樹葉擋住了暴雨，連光線也暗了許多。

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就在孟竹快要堅持不下去的時候，她看到前方有一個隱蔽的山洞，頓時眼睛一亮，咬牙一步一步地挪了過去。

她扯開纏在山洞外的藤蔓，將沈令安拖了進去，就算那些追兵會追過來，她也沒辦法，她實在是走不動了。

山洞裡面並不潮濕，還意外地寬敞，放眼望去沒有她害怕的蛇蟲鼠蟻，反而有一些陳舊的乾草，應當是前人留下的。

孟竹長長地吁了口氣，立刻蹲下身解開沈令安的斗笠和蓑衣，查看他的傷勢。

其實沈令安身上只有一處傷口，但光這一處傷口就已經很是兇險，傷口不僅長，而且深可見骨，尤其是周邊血肉已經變黑，看起來觸目驚心。

孟竹看清楚後倒抽一口涼氣，顫著手試探了下沈令安的鼻息，雖然微弱，但好在還有氣息。

怎麼辦？怎麼辦？

孟竹雙唇發顫，緊張地握了握拳，她知道現在沈令安的命繫在她的身上，如果放任不管，以這個毒性發作的速度來看，他可能熬不過今天。

她不能讓他死！

孟竹的眼中有淚溢出，她抹掉眼淚，神色中流露出一絲堅毅，她要去找草藥。

在京城時，孟竹曾經跟林青壑去採過一次藥，那時林青壑曾教她一些辨別草藥的方法，她都一一記在心裡，再加上她已經將那些草藥的樣子和功效都記全了，所以她要出去碰碰運氣。

孟竹幫沈令安穿好衣服，弄了些乾草覆在他身上，這才小心翼翼地出了山洞，出

去後還不忘將藤蔓恢復原狀。

孟竹沒敢沿著來時路回去，換了一個方向走。

暴雨仍在下，地上濕滑得很，孟竹走得艱難，好幾次都差點摔倒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幾株治外傷的草藥。

但是還不夠，這些草藥只能治傷，沒辦法解毒。

孟竹已經累得將近虛脫，但她還是強行打起精神，朝一處崖壁走去。

她知道有一種解毒草可解這世上大部分的毒，喜愛長在崖壁上，而且天氣越冷，長勢越好，只是極為罕見，同樣的地方長過一次後，要隔三年才會再長。

也許是孟竹運氣好，又或許是沈令安命不該絕，當孟竹仰起頭時，就看到崖壁上被暴雨敲打得搖搖晃晃的解毒草，她高興得快流下眼淚。

但下一刻她的心涼了，因為解毒草所在的位置她構不著，崖壁很陡峭，且沒有可以借力的地方，她根本爬不上去。

孟竹四下張望了一番，見不遠處堆著幾塊石頭，她想了想，將那些石頭挪到了崖壁下，把最大最高的一塊石頭放在最下面，又在上面疊了三塊石頭，這才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。

她伸出手時，指尖剛好構到解毒草，眼中不由泛了淚光。

等到孟竹拿著草藥回到山洞，天色已經漸黑，沈令安背後的傷勢越發嚴重，人也發起了高熱。

孟竹拿掉斗笠，脫掉蓑衣，用雨水為沈令安清洗傷口，又迅速地將草藥用石頭搗爛，敷到了他的傷口上。

沒有細布，她只能將沈令安的裡衣撕成條狀，為他包紮傷口，之後又撕了一條，沾了些雨水，覆到他的額頭上。

做完這一切後，天色已經全黑了，孟竹沒有火摺子，生不了火，她精疲力竭地在沈令安身旁躺下，累得連一根手指頭都動不了，但卻沒有睡意。

孟竹越躺越覺得冷，因鞋襪全濕了，雙腳冷得像冰塊似的，她脫下來放到一旁，所幸衣裳倒還好，披風只濕了一些，她拿下來將乾的部分蓋到了兩人的身上。

山洞裡黑漆漆的，風雨聲仍然未停歇，孟竹又怕又冷，身子往沈令安身邊挪了挪，他發著熱，身體跟暖爐似的。

直到身體緊貼著沈令安，孟竹才覺得好了些，也沒那麼怕了，似乎只要在他身邊，就會有一種莫名的安全感，哪怕他此刻身受重傷、昏迷不醒。

孟竹終於沉沉地睡了過去。